

惜抱軒尺牘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惜抱尺牘

一函 四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二十七元

惜復先生尺牘卷七

與陳碩士

奉別之後石士於何日到家途間自一切平安甚念甚念大事固當悉定已卜得佳城否一切費用尚可支控不至大窘邪所欲爲墓志今已撰得似於所當敘者略無遺漏矣今鈔寄來并一輓章閱之以謂何如竊今歲重赴鹿鳴後只可於此度歲未能便謀歸去明年石士不能家居大約亦只於江浙一帶作一書院或當更一

見耳竄此間一切如常志局事尚無消息九經  
說補刻本奉寄一部珍重餘不具 庚午

八月作書無便奉寄今付晴香先生家人當必  
達蘇州書院已爲吳方伯俊所得矣不知浙中  
尚有可謀耶令郎所乞寫冊葉聯幅今併寄可  
查收餘不具

昨使至得正月廿六日手書爲慰各歲程觀察  
處寄書已至而汪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大人  
佳城已定甚善甚善固須待令兄歸舉大幹耳

諒在秋冬耶爾此間平安頃已承辦江甯府志  
其奉五百耳近來世事之難有不可以答日之  
理論者矣江南省志亦有重修之議聞京中修  
一統志則省志誠應修所需人甚多若石士欲  
與此局或託戴五先生與威勤勒公一書言之  
也爾經說與前寄鈔本少異者亦有爾意欲刪  
去者亦有就原刻者使易接合之故其陶定申  
卽意雲子也韋使在揚州所覓方姓乃避不見  
其錕胎不還矣然石士今所處境乃甚窘而爾

亦尚可自給不須以銀相寄若尊公大事亦任  
于禮無失可矣不可徇俗人觀睹爲繁費也姚  
春木之考一如方伯卒于蜀去秋春木過此雷  
一訃帖託寄石士今覓未得然不須寄過松江  
僂石士以一書唁之可矣方植之今亦在志局  
分纂俸百五十石士若到湖廣夏通信來珍重  
餘不具 辛未

前月韋价行後汪均之始將石士去冬在湖廣  
所交銀信定至謝謝茲石士四月初五日書到

知再赴漢口聊以自息稍理舊學固亦佳也竊  
於學儒學佛皆無所得正坐工夫怠惰耳卻非  
謂所讀之書有易入有難解也安般守意經吾  
所未見然佛經大抵相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  
惟教義則須略問人世說所謂殷溪源未解事  
數遇一道人問以所籤僂豁然者也此與禪悟  
事不同而理亦通但恐漢上求一義學沙門亦  
不易得耳所作南池文集序非不佳亦非佳其  
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



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百達摩  
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更搬陳語優  
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優亦是妙文矣通志  
事已定於不辦吾近但辦江甯府志其脩金五  
百而已此時財力消耗不可奢望於世矣石士  
於內外用度須痛自節省凡富家子初貧以謂  
必不可省之費者不知皆其未嘗不可省者也  
相墓之事非跋涉不可徒看書無益張宗道書  
易得不必淮樹本也選擇事吾所未解今姑置

之所言舊卜之地其佳不固不可遙漫然觀易象其壙弗克攻吉之詞則似不當用矣詩鈔詩集各二部文集時文稿各一部奉寄餘不具

前得書具知居楚中近狀入秋想安善所要齎諸刻書已付一馬君寄去必已得刻老莊果得成不使成亦自佳此間呂太尊將告歸志書草草成之僅五六月之功不能甚佳亦無可如何矣齎秋初病瘳瘥近雖愈而身益弱甚欲歸里不欲終於客歿也苦無由再見甚悵甚悵茲

因使回略報不及多語珍重珍重

得七月廿九日書具審近祉云於八月杪當歸  
狀則今返新城矣卜葬大是要事然不須多看  
近人書言巒頭則疑龍撼龍入式歌已盡之矣  
言理氣則如葉蔣范之書皆不必看徒煩人意  
鼎故作四格說欲人舍繁而取簡自柰何更取  
糾纏乎禮經事融貫先儒之說最不易言但用  
功久自有見處耳莊子章義如鈔來本卻不安  
帖蓋鼎本是隨意記於書上未爲著書計不欲

草略矣而石士又以己意所取者雜入齋記之間則不成體例如內有取先伯之說載先伯名此豈齋書所當爾或另作一書名其書首勿書齋名而於每條取齋說者卻提出名與諸賢一例則妥矣其圈點必不可入刻刻是時文陋體也但自於前序內云分章依齋此則爲說無病耳吾今冬必在此間欲明年回去秋間亦小病近佳矣而精神終是短也與饒晴鄉一書乞轉付之安般守意經此是釋氏入中國未久之書

其言質其後言轉侈安得謂非華人增益之詞  
哉漸寒惟珍重不具

得九月十二日在漢口見寄書具悉平安計今  
抵家久矣蘄冬初奉寄一書諒亦達矣卜兆大  
事已定未甚念甚念明年乃他謀乎抑仍往漢  
上也蘄居此如常衡兒尚不得署事旅居蕭然  
雉兒下血之證交冬必大發以是愁心耳寄文  
一本愚意頗不甚喜之石士力所能至當不止  
此須大事畢後更進功耳夫文章一事而其所

以爲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  
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  
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  
卒無以大過乎凡眾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  
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  
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江甯此數日內雪  
甚大寒如燕中老翁殊以爲苦不知江西亦若  
此否然明年麥秋則大可望矣率寄珍重不具  
令叔至江甯接兩手書具審近祉度石士於里

中事擗擋一定固當北行便過江甯想相對必  
在三月矣企望企望所商起文注明慈母此似  
可不必適子於撫養之庶母奉之若母然此是  
私情若服制則有正禮禮以義起加厚亦不過  
功總耳功總服之親豈起文時所必敘明者乎  
又聞大葬事因起塋舊瘞藏之物變壞故不用  
固是然又恐其山地非劣而結塋處所定穴誤  
則尚未可棄此更須明睥波之耳竄近尚平安  
但精神極短不復能讀書矣積雨數十旬春寒

猶厲誅使人悶悶江西或不似此耶前數日韋  
管家過此已寄一書茲因令叔處歸足之便更  
寄一信相晤日近不復多及  
壬申

題鹿源地圖

得地乃是至難之事不可不細心審定如此  
圖形甄夫豈不佳所恐紙上地上有不盡合  
又其間有非畫圖所能著者據圖看本山似  
是木星其落穴處能坦開窩鉗則是斗峻則  
非矣其明堂作排衙龍虎其杪要有細腳交



身使水流之多則是無脚則水牽直出則非  
 矣其內堂係當面合襟放水而外水橫攔若  
 內堂放水至橫攔處一里以外謂之長放半  
 里以內謂之短放長放須作辰戌丑未向則  
 是作生旺向則非矣短放則反是可將此數  
 者審定果皆合法則掘處土雖不佳只是定  
 穴誤而山不誤再加審視以求真穴可也若  
 此數條本不合法則是替日本是看錯則棄  
 之不足惜矣

此條係用光壬申春抄至江甯  
 攜鹿源地圖乞先生沒其可用

與否竝乞先生詳言之先生乃爲書此

入冬兩得書知石士緣路平安及入都定居欣慰欣慰兩郎婚事今已畢耶吉慶之事而有經榮擯擋之煩人事如斯亦何術能免哉竊揣平安而體日疲敗不及上年今且住此度歲來年再定行止文章之事欲其言之多寡當狀不可增減意如駢枝辭如贅疣則失爲文之義前所云有所忽者在此非言骨脈及聲色然有此則骨脈聲色必皆病矣大塘打緯移入議論此豈

易言必如此言則如報任少卿書足以當之自  
韓理堂誠爲好手其論宋太宗事與常州惲敬  
旨同而文勝惲惲亦今一作手也吾冬來衰憊  
不及上年令五叔欲令其子及孫至此讀書旣  
遠且吾老安能爲之益哉甚辭之而令叔意堅  
吾甚恐負其意翁覃溪先生如索齋所著石士  
或且以所攜與之吾後夏寄補可也聞其健甚  
可喜聞其貧甚又可念也冬寒珍重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巡司韓君至又得寄書欣知近況

書來云兩次寄韓理堂文而僅至一次也高文  
良所評地理言皆的當不謬朕此事非可以言  
洩登山乃可言優劣耳魯君將刻本莊子送來  
其款式及書內去取俱不洽人意然已成不可  
改矣大抵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又其雜取人  
說要歸一路乃佳糅雜則無謂矣九經說與鄧  
集各一部奉寄嚴寒珍重不具

春寒想佳好今日乃得春歲仲冬朔所寄書併  
兩文其論廣仁莊事理足而歸切達不求佳而自

佳朱子論昌黎禘祫議謂是世間真文章吾于石士此文亦謂然矣其所議誠無間然想賢兄弟僂從言乎抑猶未耶哀辭則平大約此等處不必爲文也公羊通義略閱一過未及竟真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其書足傳何疑然是孔撫約自爲學之意非吾義也吾以爲諸家傳經誠無不出於七十子然聖門傳者其說簡甚及傳一師則稍增其說師多則說愈多去傳之出最晚歷師彌眾故文愈繁今世學者不悟以謂皆聖

人弟子口授之言已如是而堅信之安得不謂  
之過哉且漢人各守師法不肯相通固已拘滯  
矣然彼受業于先師不敢背猶有說也吾生于  
後世兼讀各家之書本非受一先生之言而不  
欲兼以從是而執一家之言爲斷是辟之甚也  
摭約此書守公羊家之說太過正吾答所論如  
所謂吾家臣不敢知國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  
洽可取之論多矣豈可不謂之豪俊哉吾前已  
有兩書奉寄從令兄方伯處已達未高文良所

說地理不謬然於學者不能大有開發張宗道  
所言淺易而開發較易要之此事亦自有天焉  
不可彊求耳吾天暖後疝痔皆稍瘳似一二年  
得與石士相遇尚可待也孔書俟閱畢後與高  
書竝寄珍重不具

癸酉

昨得三月望日寄書具悉近佳爲慰所論關雎  
之亂大當頃見劉端臨說亦主合樂而以哀而  
不傷爲卷耳言之與石士見同也易學自當以  
程朱爲主若言兼采人長則豈獨荀虞凡說易

有一言之當皆不可棄若執漢學爲主則大非矣漢魏晉人言取象之理甯無是處然推之而不可通處極多故朱子言聖人取象必非無故而後儒所可知故闕之不言此理固無可易也夫漢儒所言易學推衍取象之故非精心窮之不能得其解也班固所云少窮一經白首始能言也及能言而卻于聖人之旨未當不若讀程朱之書用功之勞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近世爲漢學者初以人所尠聞而吾知之以該博



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甚而堅據之以至迂  
謬紛紜不能自解卽如孔攜約豈可謂非通人  
而所說公羊有甚無理者祭仲衛輒皆以謬說  
爲正論至滕侯寢稱一條乃絕可笑無論魯侯  
未甚足言卽使文王復生一子爵者朝之亦未  
必當驟與進爵二等且追贈及其父也此豈若  
杜元凱以滕本侯爵桓公時時王降之之說爲  
明通哉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闕通明澈不受  
障蔽近時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

生矣如覃谿先生不可謂非好學然謂其中之  
闕通明澈則未能許耳岐陽乃渭北陳倉乃渭  
南安得以岐陽爲石鼓證乎令五叔及令弟姪  
俱未來今已及夏不能來矣然吾今年亦昏憤  
倦怠不能爲人講授直不須來也詩文及覃谿  
先生評及孔公羊解高文良撼龍經俱寄還外  
寄法帖題跋兩部近日昏甚作字艱難草草不  
具

昨寄一書付方葆巖摺筮奉寄當已達頃接四

月廿九日寄書具悉佳好題舊園詩似後作乃  
不逮前作也詩人興會隨所至耳豈有一定之  
主意章法哉沈孝廉置閏說固明辨矣然分節  
氣者以授民時也似用定氣於民時爲宜卽如  
今病者損益輒應今節氣置節以此則置閏亦  
以此矣豈必用古法乃爲是乎吾未通麻法姑  
妄言之俟見沈君再問之令兄昨自家來住藩  
署大佳秋乃入京令叔有書來述其小郎應試  
於南昌但寄數篇文章來也試筌似多未嘗筌之

人未知石士能得不兒輩今俱在此各如常吾  
住去俟長孫試後定之茲略報不具

得六月朔書具悉佳好見試筮單都未得恐須  
分房矣京兆士所聚得才或勝出筮也多作詩  
大佳聽覃谿之論須善擇之吾以謂學詩不經  
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而近人爲紅豆老  
人所誤隨聲誥明賢乃是愚且妄耳覃谿先生  
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令郎文略爲閱過苟能  
取愚說必將更有進步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

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頃見王述菴集論  
子瞻諸銘在昌黎上此何其謬邪以此歎解人  
難得時之爲詩文者多亂道自今日王鐵夫來  
得晤之然未得細談其天分當在覃谿上但學  
不如此不可以名位爲優劣也常州有惲子居  
文亦有可觀聞淞江姚春木選國朝文然此  
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  
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  
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

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  
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況元及明初諸賢  
乎如宋金華直是外道而朱竹君以爲妙絕遂  
終身爲所誤此等非所見親切安得無妄說也  
與石士相見難恐老死無解人遂痛言之勿與  
人見可耳不具

昨日兩主考出闈始得石士六月末所寄之書  
具審一切齋近亦平安但岑寂無與語耳凡學  
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以不汎博若其熟讀精思

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漁洋五言詩選  
吾猶覺其多耳其選不及杜公此是其自度才  
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詩者亦  
罕見故不以杜詩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處耳  
今若病其缺此大家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  
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  
若此外別家只有汎覽之詩實無當熟讀效法  
之詩也吾嘗謂袁簡齋嘗云人只可以名家自  
待後世人或置吾於大家之中切不可大家

自待俾後世人併不數吾於名家之內此言最善。覃谿先生恐正犯簡齋所舉之弊以之自誤轉以誤人。其一生用功辛苦實自過人而于此理不明轉爲可惜耳。此論極切然願石士慎祕之勿告人也。聞石士保送御史想明年可得耶。吾近鈔取所作古文未入集者寄松江姚春木春木欲爲吾刻爲續集其得成與否不可知大抵人入集之文亦欲其少不欲其多也。石士異日或爲吾任編集之事當知此意耳。江南楊發



竹齋尺牘  
吾族人無儁者不知江西潯中石士家何如耶  
吾長子衡兒今在河上筮催糧艘觀兒回里惟  
小子雉兒在側方植之在胡果泉中丞處作館  
劉明東浚意閉戶一年用功讀書此其意可謂  
善矣彼已刻詩一部然吾嫌其早此後或當更  
有進境耳今年榜中總不得名士文運直復衰  
耶鐵夫送其子來應試略得多日聚晤僂忝病  
自就晴窗草此書僂終紙略當一談餘續寄不  
具

秋冬連得數書最後則九月晦日所寄書也知  
近狀頗詳悉貧特甚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  
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爲要務竊謂學  
者以潛心玩索令骨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  
急急於著述斯爲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  
以此意通求之爲佳耳葉芸潭誠詩家美才也  
愧吾昏憤日甚執一卷書略涉獵而已未嘗自  
首至尾終讀一遍尚恐未能盡見其佳處也吾  
今年只在此過臘此間希得可與語之人以靜

坐爲適而已。蓮舫常與相見，其經義殊佳。無近  
時邪惡之派，尚存前輩矩矱也。嘗歎近時闡墨  
風氣之壞，殆與邪教相表裏乎。吾近聞家中生  
一曾孫，次孫譜子也，名之曰璫。此爲筌，可喜之  
事。衡兒署江都軍興，日辦兵筌，將來必有大累  
亦無可如何。聽其所至而已。此時石士已得御  
史，未方今人之財匱上下，以文相承，無實心故  
無實政。慷慨建言，真有裨於國。此豈易言哉。  
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蓄發之，非他

人所能助也。竊近都不復讀書，但有默坐乘化，待盡而無求焉。固吾今日事也。所爲古文未刻者，可二百首。姚春木取公意，欲爲刻續集，未知得成與不能。合舊集編一全集，最佳。但其費較大，只刻續集，鑿易。但春木家近亦稍窘矣。固恐未必得就耳。冬寒，惟珍重不具。

書至，知石士改官御史，甚可喜。讀所陳奏，意佳甚。而閱郎鈔，知聖人采取所言著之。詔命此尤爲儒生之幸，爲喜尤無喻也。其一不見。

鈔者必 詔示之軍前此殆專閫者所不樂聞  
然臣子陳言爲國而已餘亦曷足計哉鄙狀尚  
如曩管承寄箋紙佳甚紙已作書矣箋尚未服  
也雪香侍郎昨有書來明春必可見之劉明東  
沒意在家讀書不肖就幕此其志亦甚善矣江  
南尚未得雪想北方必嚴寒惟珍重千萬餘不  
具

方宮係北方水利事詢之係巖亦不能盡其詳  
至永定河乃無定河也只因時疏塞不能爲

一法爲永久之制故余不詳其歲治之法其奏  
疏皆因時之法載之則不可勝載矣竊又拜  
新年惟動定多祉去臘連得兩書略知近狀所  
作經藝及與英煦齋書皆佳甚前日令姪赴都  
吾小兒雉正病甚不及作書今其病雖未痊而  
稍減矣其餘事則皆平安令姪目見自詳說也  
今歲有一小孫讀經於此吾自課之亦聊以自  
娛也春闈或當分校文風衰極此士習人心之  
徵也豈不可憂能使反正良爲佳耳然恐闈中

同心者未易得也江南大雪甚宜二麥未知北  
方何如軍旅之後所冀豐年而已今日晴霽就  
窗日裁此書略報珍重不一  
甲戌

前月一書付緞標奉寄當已達也近想佳好齎  
居此平安雉兒得下血證頗危矣竊偶閱一女  
科書有云山茱萸能固經乃用當歸白芍入地  
黃湯內重用萸肉服之得效今漸健矣此酥可  
牽也疑年錄三部寄來石士自畱一部其餘分  
寄鮑覺生及吾家伯昂乞爲轉致各有書也江

南大雪後春寒甚厲未知北方何如也率候不具

前月一書併疑年錄奉寄當已達去歲十一月承寄書并賈農部書今乃至遠路沈閣如此今復其書煩轉付魯賓之來會試不復其書亦煩轉寄新城也耄老荒忽聞人文字草略軒謬望兩君之見諒耳起居近想佳勝陳言切至如獲用不亦善乎此地孫淵如摹刻宋版古文苑今以一部奉寄春寒珍重不一



屢得書具審佳勝知分校禮闈想必得佳士也  
天下非無可爲之善策而得爲之者難讀所寄  
道園文使人歎息石士亦姑存此嘉猷以俟爲  
之者可耳雪香侍郎內任吾遂不能與一見似  
相遇有數存茲可悵也今託璧其謙柬稍遲作  
書候之也近人才衰耗吾鄉張阮林好學之士  
而不壽真可惜也夫爲學不可執漢宋疆域之  
見但須擇善而從此心澂空自得恬適爾時以  
此語學者亦頗有信向吾說者但其人才力不

能宏大又多以境遇艱窘不能專肆力於學故  
人才不見振起竝爲可悵耳所寄古文時文皆  
足存而興會皆不能極妙漸熱珍重不備

作前書待便未發得閏三月十一日手書具審  
安好送楊童兩序皆佳與集正書亦切於事言  
自貴有益於事耳豈徒爲文章之美哉近世所  
重祇考證詞章之事無有精求義理者言尚遠  
之而況行乎吾在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  
而坊間書賈至無此書意欲俟少寇按臨時勸

其鐫版頒學惜其內任公此此後始未可語此事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爲學政者勗以此事或尚可也虞伯生文去震川甚遠其才識皆不逮歸但詩字雜藝勝之又是元前於明人故翰墨家重之耳宋搨廟堂碑夢想欲見之物也未見而爲跋固不可也不知此生尚與此帖有一見之緣乎南中鼓雨田木可慮而糧艘不可行此亦今時之憂也率報不具  
目昏甚畏作字故久不奉書也石士近想佳好

聞京師此夏疾疫宅中俱安嘉卯春闈得有佳  
士可稱者不雪香入都得免迴避乎鼯交秋瘧  
痢併作幸旋愈精神殊不健江南自三月至今  
不得雨早遲禾俱無收極可憂慮吾本欲今年  
還家值此旱荒將無以爲策故且逗畱身鼯近  
年已艱於作文偶有筆記於他書所論不足言  
獨于尚書似實有發明處今將尚書一卷奉寄  
皆補九經說所未及者石士存覽之相知中亦  
有畱心經學可共論者乎今日微涼病後略草

寄餘不具

連日雨得手書一爲石士出闈時所寄併伯昂  
畫扇後題詩二首風格佳甚此一事遂爲藝林  
佳話老翁得之可謂至寶矣一爲七月初十日  
寄書所言徐君湘潭尚未至竊近況平安中秋  
夜三子得一孫此豈可喜今歲江南奇荒故欲  
歸而不得至此聞主人但非至契身而禮貌尚  
不失吾自思歸本非因彼之故此傳之者失實  
也今年江蘇安徽被災甚重而辦餼無策蓋藩

庫既不充不能官振必求之於富家而世之甘  
毀家紓難者能有幾人其間官吏及民各有情  
弊千端萬緒又其甚者乃有絕不報災不請放  
免徵稅則其爲害於生民有不知所底者已此  
其最可悲歎者也昨日此間始得一雨或可種  
麥此筮可喜草此略報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徐東松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  
東松又述近況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此一宵  
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

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隄安知不突過吾輩乎  
石士於應務紛冗中嘗使此心澂空甚佳甚佳  
久久純熟古賢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  
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  
只求益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  
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之時尤難展布而吏之  
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  
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得去歲十月兩書具悉佳勝新年當增福也御

史改翰林於舊制不可謂降官而石士得此但以自訟豪無怨尤真君子之用心也吾何間然是冬之寒最甚老年殊不能堪今日加昏矣餘尚如舊去冬十月得一曾孫此差可喜衡兒題補泰興今尚未赴任亦不知其堪勝不自去歲寄筆記尚書一卷想收到今將詩一卷寄來可同裝一冊所言未必盡當但使石士知吾老不敢廢學自江南饑饉之後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轉移何如也令祖外集刻成誠所願讀



至於仁人用意之至後得永繼而無失此固亦  
未易言耳略報惟珍重不具 乙亥

五月二日所寄至併得所作之詩及韓理堂文  
讀之甚可喜知處近況極善自遣此最佳人生  
悠悠了不容以私意擬度也詩作寄伯昂者爲  
最善五言詩每欲押彊韻輒不能妙此處唯涪  
翁爲獨勝此天賦不可彊學也理堂果淡於理  
境文筆則苦有區牖無縱橫超妙處此亦是天  
隄之第賢於他人之猥陋耳胡侍御真讀書人

其言謹質知必君子南北如此人未易見也夫  
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未逮則易專講  
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胡侍御今所爲者古  
今所難也竊謂生朱子後朱子已注之經但當  
爲之疏而朱子誤處不妨正之用范甯注穀梁  
之法如此則體謹小而意闊大賢於自注一書  
也其餘如陳澔蔡九峰之書有大力者直可另  
注廢之耳蓋彼之足自存者實少也暑熱略報  
餘不具

此七月六日書及八月兩先生病矣



惓惓先生尺牘卷八

此卷與族姻及家書

與霞紆姪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慶戴嘉諒不亦宜乎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沒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尚不可落莫但盡累於貧自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

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公不待言但平安便佳  
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心不具

與伯昂從姪孫

書至具悉近祉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  
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  
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  
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  
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于此事非取古大家正  
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

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  
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  
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  
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  
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狀  
遇之非可力揆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  
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  
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滌子美  
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自所跋岐亭

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賦以吾書實不佳伯昂譽  
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  
其餘酌留併待取者朝夕珍重不具

得三月見寄書具審佳勝吾正月有奉寄之書  
係付徐孝廉鼈乃作書時尚未達何邪今禮闈  
邑中雋者亦盛矣惜吾家諸從皆被放耳鳳凰  
尊者請病果否吾居此仍主書院志書事不能  
成也亦物安適世綸援例事已成聞其回鄴陽  
省侍無書來也聞頃將大考更望顯晉不具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  
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  
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  
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  
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  
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  
妥適甚慰懷間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  
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



惟晉代片  
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  
愚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尚未見自嫌  
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  
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  
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  
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隄以盡不用書固亦不  
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  
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  
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卽故以斯告想高

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閒當又赴江甯先作此書  
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秋冬連得書具審佳好惟貧窘則只可耐之而  
已學差不得前書所云固吳興所未有天乃不  
使伯昂一爲破天荒人邪茲無可如何也吾今  
年未得歸去近事紛紛擾擾愈有欲定住江甯  
之意而買宅之資不可得也承寄杏仁佳甚謝  
謝所查 純皇帝駐蹕江甯日月併

御製詩詳悉之至若志局事成乃大有裨益

之處然今無暇議及此矣吾家今秋南榜雖無人而北榜得甯遠之孫獲雋猶可喜也第又恐會試迴避耳術家言吾家大凹口乃下元山向故入下元科第盛其說殆可信耶今年十月吾得一曾孫八十而有曾孫兩人佳惡誠不可知聊于目前慰意而已館上事想總未定卽如前者芸臺先生所定豈必遽允公論乎冬寒惟珍重餘不具

新歲惟動定佳好昨得令尊吳中信甚佳勝也

齷固衰耄然猶平安衡兒暫署江都未謝事而  
已有身累矣雉兒得血證幾危而安竝可喜耳  
事甯兵息天下大慶江南雨雪應時可喜但河  
浚復爲可憂耳疑年錄一部頗足資考古之用  
今奉寄會闈近矣若得分校佳事也而不免迴  
避不能兩全其若之何奉候不具

書至具悉佳勝又知前有一書付三山本家乃  
爲其浮沈竟未得見也知於散館前得先授職  
今科當得一筭矣若得闈浙兩省可遂省觀之

惟真天牋  
私則尤善耳禮闈不知能與上料繼迹不翫在  
此平安作字一聯一橫幅聊慰相憶之情豈論  
佳惡也南中春寒殊厲都中不知然不惟珍重  
千萬

象月無書具想安勝暫輟內侍諒當於來歲大  
考一騰翅耳又聞雅意取鄙書刻石遂不爲魏  
公藏拙可謂過矣然望愛以搦本見寄世綸掣  
得何省公當出京矣竊今年居此過冬以待鹿  
鳴近亦將造新刻出所選今體詩鈔離手頗佳

公奉寄一部寒初惟珍重不一

得二月手書具審近祉以衰朽生日遠致祝儀  
謝謝若書中云去夏有一札見寄則未達不知  
何處浮沈矣修纂儒林文苑傳此真史官職分  
豈宜盡心吾舊作海峰傳一首今寄閱若薑塢  
先生生平著書未成但細書於所讀書上吾欲  
以經史子集爲編輯未就但於九經說內載其  
四論然足見其學矣詩集五卷名援鷄齋集亦  
未刻行或埶傳於海峰後可乎與館中商之

儒林文苑傳館中想係分辦吾鄉如錢田間於  
二者何列其易學詩學兩書似 四庫書目中

已有田間集不知入否方氏則無可自入文苑

此句有  
脫誤

南堂息翁但有詩集此例亦可入也汪

梅湖詩頗佳而其集未刻吾爲之序曾見不今  
夏鈔一本奉寄薑塢先生書皆苦未成近瑩欲  
刻之於廣州然亦少大抵館中必欲已刻行之  
書爲據也此著書者所以貴早刻耳想替在  
四庫館人陸耳山程魚門任幼植之倫皆可入

文苑矣。魚門詩文集外有左傳補疏幼植事則  
具吾爲墓志中。爾又拜

久未得書近想佳勝也。爾近平安所辦江甯府  
志畢事矣。今冬卻尚留此處過年欲來歲歸去  
也。此月生一曾孫亦差可喜。略報餘不具

前寄承書及贈詩謝謝續見邸鈔賢從以六考  
一等擢侍講大慰老懷實爲所慶。自此事業偉  
崇文章彪炳。吾雖桑榆之年猶庶幾拭目見之  
矣。吾今年尚如故態擬僦住金陵而未辦買宅



固亦無可如何且姑俟之賢從寄來之詩七律  
大有進境便以鄙見評其利病此後但就愚今  
體詩鈔更追求古人佳處時以己作與相比較  
自日見增長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  
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至古體詩須先讀  
昌黎然後上涪杜公下采東坡于此三家得門  
徑尋入於中貫通變化又係各人天分一時如  
古今體不能并進只專心今體可耳所查南  
巡月日事實詳審之至而此番脩志主人全不

解著書事體只要速成于去秋催趲畢事于鄙  
意不安處多如此等事須待增入者猶不少更  
得一番重修約有半年之功成書則甚足觀矣  
奉寄朝珠一篋硯一方聊以爲賀外與英照齋  
先生書煩轉致之珍重餘不備

久未得聞想佳好也吾近亦猶適今在江甯度  
歲也前所查乾隆年間南巡月日內於乾隆  
三年至江甯諸事不詳其日望再爲查寄也阮  
林近住教習館抑在城外同住耶不及更書致

意間之冬寒惟珍重不具 壬申

去歲有兩書併一函奉寄想已達入春來想佳  
勝今年望賢從得一閩浙之差就便省侍想未  
免稍稍溫理經義也吾疾病日甚目昏體重書  
中注文小字都不能看此生未知與賢從復有  
相見日不柏菊谿尚書大有修江南志之意然  
籌款未定故未奏陳設奏則辦成矣往承查  
南巡日月寄來而郡志已刻不及入若省志脩  
則必入矣所託補查一條務寄來也族中今年

應試者十三人不知內有得雋者否衰敝尤望  
英少之繼起自餘不具

與石甫姪孫瑩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  
仍舊躬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  
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  
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  
是寫得出自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  
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

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  
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  
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  
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輯未易  
敘次此非旦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  
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汝在香山近想平安吾在鍾山書院度歲今與  
觀兒雉兒居此俱平安也去歲三芝菴山爲守  
僧盜樹經訟換僧結案今安定矣家中曾寄汝

知不子孫遠出家中人少此可念也衡兒一署  
儀徵已受交代之累實補無期彼就知縣甚違  
吾意極可愧也彥容東家張道臺已改爲員外  
閏三月當入京與家眷同去彥容又須另謀館  
矣吾今年眼覺昏眊精神較減衰憊固理宜耳  
但愧諸兒不能槿門戶也汝可努力自勉雖作  
山長亦須認真毋苟且毋作失人品事也現今  
有辦江甯志之議然總不定局吾思冬初回公  
不知得不外與汝父一字可附寄去汝去歲過

海東不

知汝父與汝俱於廣州得館甚可喜路遠年底  
想俱不能歸家也客中想皆安好吾在南京平  
安已與鹿鳴宴然仍畱此過年以衡兒未得醵  
吾不能僂閒居耳里中中式七人而吾家無雋  
者此亦莫可如何矣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  
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東坡云要  
使此意畱遐荒也吾近起疝氣頗以爲苦醫亦  
不效吾今亦不醫委化歸盡固當無所置念也

餘不悉

得汝秋間字知平安今冬想不能歸也吾在此亦平安今年不回公矣觀兒在儀徵回來今又薦往江浦公或可長也汝刻援鷄堂集甚好應改錯字別紙詳之吾本意自著一筆記以援鷄堂筆記合之今吾書不成本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已大抵入九經說內矣史部尚成得八九卷可觀而子集不能成書八十之年倦於筆墨姑置之矣所鈔援鷄堂筆記略有款識今以寄



汝蓋從書頭鈔所記若但鈔而已不能成一條  
說者頗多其間必須自考論略有增添使其說  
周密乃佳不可草草所取欲少而精不欲多而  
蕪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  
汝可以日久緩緩成之後序妥前序非子姪所  
爲吾已作長嶺阡表異日或併刻之亦可也汝  
詩文流暢能達是其佳處而盤鬱沈厚之力澹  
遠高妙之韻瓌麗奇偉之觀則皆所不能故長  
篇尚可短章則無味矣更久爲之當有進步耳

海內日下人才極乏後來或有起者人自勉之  
光武云安知非僕邪

今年來想汝平安吾在此亦平安念汝何時得  
歸吾擬今秋一返然恐未能便不出也此間府  
志事畢省志事有欲脩之說然未可定八十老  
翁豈宜常任此筆墨之勞然家累未能自脫其  
柰之何彥容間居幾一年汝兄至此亦半年矣  
圖館甚難殊使人悶悶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誠  
家門之慶而子弟貧苦者不勝其多何處安頓

性齋尺牘  
一  
邪汝刻援鵝齋詩得成不廣州刻價筭賤此尚  
不爲難惟援鵝堂筆記吾欲爲敘次成一書而  
不能蓋書頭所寫不能成一次序必須更加增  
刪詮序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  
不能吾頃於吾筆記中亦敘入數條然不能成  
一卷軸姑引其端俟汝等異日成之日顧亭林  
因人問近日知錄更增幾條便嘆其謬蓋筆記  
亦便是著書不可謂是易事也安得與汝見面  
一細論之昨聞人說吏部乙丑尚未開選計汝

選期亦尚遲無事當更須讀書日客中謹慎千  
萬

前寄一書併援鶉詩集應改正字想已達矣近  
想汝平安今年想未得回家也吾始意衡兒得  
一印署僂回家公今伊獨得有本班先用之奏  
而未得署事吾只得更畱一年身子衰憊目昏  
骸亦軟但尚能行月八十三四之人豈當久作  
客乎彥容尚在此間居無館汝兄吾作字令投  
浙江楊臬臺處求薦一小館今公尚無回信不

知已得館未計其親家在彼或亦可依耳今年  
家中在江甯同試者十一人不知內有雋者不  
試後人散書院中亦自岑寂吾近亦難於看書  
常默坐而已鈔輯援鶉堂筆記此非一時所能  
成就細心爲之欲精不欲速不欲多也近時人  
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  
有也茲略寄不多及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廿日從化寄來書具悉  
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其

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  
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  
儒林此甯足以信後世哉

家自當力爲其所

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  
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  
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  
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  
之事諸君亦了未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  
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

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  
挫處有馳驟上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真馳驟  
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  
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楊何如耳趙笛  
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  
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  
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尚未得也五兒已與復  
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  
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

耶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  
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莫表  
吾已撰寄之秋聞吾家中甯遠之孫猶不爲寂  
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  
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畱此度歲亦  
不得已耳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  
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  
既悟後則返觀管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



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間僅稚  
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  
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担。茲略報不盡  
新年想。汝平安得。本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  
在此猶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  
今暫回家省覲。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  
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  
彼署事又值兵燹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  
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公併有書復之想。從

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  
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  
各任其力量功俟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  
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  
俟其至可自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  
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  
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  
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  
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

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  
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沖澹  
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  
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  
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  
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閉戶讀書今  
年沒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  
書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  
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

具

與馬魯成甥

我頃自徽州回家見吾甥家信知在京平安汝  
家中近亦皆佳好也我離家才五月其中乃聞  
南甯之喪加以馮姪之戩運氣衰否哀感疊臻  
此豈人生所堪值邪衡兒入泮生女此皆不足  
喜之事而可悲者則極深矣衡兒學問殊不長  
進今秋亦未令其入場從我在徽今復隨歸我  
必欲於今冬葬墳至于得地與不此自屬天數

非人力所能爲也汝辭館闕此亦佳事但不  
知力能自給不寄任幼植王懷祖孫淵如何季  
甄字共三封可分致之南中非常大水淹沒田  
廬甚衆尤可異者今已秋淡而漲未減南京場  
屋水浸今秋入試者甚苦矣我在徽州夏間曾  
病瘧瘧今亦無甚病而精神自覺不支真成老  
翁生成且置之度外但欲數樁心事得了畢身  
汝母誦經念佛頗得微效能向人念經而止其  
瘧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臨場每

日讀書之外須靜坐一時使神凝氣定最爲有益切忌多與人談白也我明年雖與徽州定再往之說然苟能在家閉戶用度物給卽更當辭之不得已乃往此事須年底定也餘不一一

吾今年有兩次寄甥書皆在與衡兒字內衡兒出京寄書者率爲將回致汝不見耳挑三等是吾心中最喜之事假令得第後以知縣用卻反不可就也甥近在京所爲何事暇時宜略寫字不可任其太拙也吾此間始得王夢樓先生住

此五日頃始去耳而書院中旋覺蕭索不可耐矣吾經說近略增可十餘則詩集鈔成凡八卷今年現在刻家譜譜成欲明年同刻所著不知有項費用不自見王懷祖邵二雲兩先生爲我致意頃爲任子田作墓志頗自喜惜乏人爲寫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碩士來訪吾也餘不多及

豫長到家所寄各君書及對聯俱收到知甥在京平安家中兩尊及甥婦子亦平安也我家去

臘已將喪用各項還清今所難者買地而已現  
有一處形勢既佳去鐵門四里又出路可售矣  
而索價七白金遂爲之束手我去年已堅辭安  
慶書院矣而撫藩爲商不欲其間居薦主紫陽  
書院將來或就之少助買山資耳甥在外須節  
縮必歲有所寄乃佳雖家中不乏而父母之心  
猶以用子之財爲樂用異人之財爲不樂情也  
況時不免缺乏耶來書八封可分致之

魯成大甥覽汝近想平安家中堂上佳安也聞



在王瑤峯處看考卷甚得所今想已爲辦畢專  
心入闈覲一獲售以慰親心而已我去年買得  
老牛集王氏竹林莊地去鐵門四里昨竟取得  
蟹黃佳土明春浚於此地安葬以今年犯三煞  
不可用也汝家黑凹嶺山我看來甚可用但無  
錢辦此事吳四爺雖許借給葬費而未可信將  
來仍須汝寄用目吾已將十一弟及馮兒夫婦  
葬于鐵門便爲伊終身大了結痛何可言吾亦  
衰憊之甚未知於世當有幾歲月而此身應辦

之事未得了當者尚多也今年就鍾山書院館  
三月初當去見都中諸相知名爲道念前日王  
孝廉有字來欲至京謀場後館地我復以知交  
漸少惟孫編修有好士之心當爲作書今思孫  
與王亦同年不須我書也而王所長乃今體詩  
京師諸君所尚者考證耳識其佳者殊少汝可  
于孫編修及任禮曹處道達余意此外寥寥聽  
其自遇而已餘此朋備細公車諸君自能詳說  
之茲不多及

寄碗容爾四姑太太

四妹覽大康兒此刻到務來信具知近狀平安  
我近亦平安也恩兒豈能任人家做幕之人來  
此間居何益於彼絲豪而彼在此常常不在書  
院過夜徒令吾爭悶氣耳吾知伊有欠戒滿銀  
事吾豈不願彼能在外尋錢清了此事吾可不  
問邪但此乃日從西出之事也彼所用銀吾只  
好爲之清還已作字託雨畊叔姪爲之辦理吾  
妹見雨畊亦可說及想此外亦別無巧法自家

子姪下作豈可爲轉怪他人之理此皆吾與吾  
妹平日太好爭氣之過故天令見此等事自譖  
兒喜事叫九娘不要打會我料一百金儘此辦  
事可也修志事亦不甚費心但吾欲令今年成  
功歸去不知果能如此不耳獻生近有信來不  
尚能常寄日用接濟不甚念甚念萬事休道休  
念努力念佛可耳儀顯統此道俟不另

四妹覽我在此平安家中想亦皆平安也吾妹  
所要半截裙料紗綢吾已爲買就寄來可查收

今遣觀兒回家吾須八月回家也家中事爲衡  
兒敗壞我若僂一歸不出恐媳婦供我亦將不  
能與其再覓書院不若仍畱此處我九月底仍  
來南京也我家廳若是要我做我依舊於屋內無  
住處又要典屋今不如不做廳卻將做廳典屋  
之費合爲五百金此間賣去江浦田不過六百  
金而已計我回家自供食用至少亦要千金欲  
於此兩年內省減積聚四百金湊田價帶回自  
是更不出門以待疾終而已望與儀顯秦田共

商之憺翁字

四妹覽天氣已寒想儀顙及吾妹各平安吾此  
間亦平安也小兒姻事昨日王家已遣人來此  
議定王慕韓欲今臘朙正爲吉期吾以今臘必  
不能及朙正月亦恐不及擬以二月初六姑爺  
須三月入京鄉試可以滿月後便行矣伊家謂  
諸事俱可減省雖盆桶女家亦可不辦此未免  
太過但辦盆桶被褥換洗衣而已不過我爲辦  
姑爺拜堂尺頭紙墨筆硯之類外石青宮綉一

件作被面洋布一件作褥面外與銀四十兩八  
娘須儘此辦理萬一兼士銀不到亦支槿過  
兼士銀後到畱爲家用不亦佳乎今先此寄知  
銀物續寄其喜事如何行禮另寫清單兩家各  
付一單以便照辦亦隨後帶來吾妹可諭告八  
娘也餘不多及

四妹覽施二至具審五哥與吾妹安好爲慰獻  
生陞員外極可喜其遣長子回家極善聞今年  
可以畢姻尤可喜也吾病甚而不死此爲天幸

其詳細吾妹自己知之現今兩骭軟弱雖在房  
中行走亦須扶杖乃穩亦不能多行飲食每頓  
飯盃滿一盃尚未喫新鮮肉雞鴨所食不過六  
七片夜間睡每不沈或醒兩箇更鼓此最爲病  
後苦處怕喫藥今已停止惟喫燕窩屑每日一  
盃卻甚佳也江甯相好欲打會畱吾住此其情  
甚可感吾因其間有不安處業已辭之但吾尚  
有經手未了之事須待衡兒寄銀來吾現在尚  
不耐道路之勞須待十月若十月尚不能行則



待明春暖矣

惜翁遺囑

人生必死況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殯斂  
多薄吾棺價不得過七十絲不得過十七斤諸  
事稱此喪事勿用鼓樂相好來助事者勿治酒  
會便飯而已上船只用應用職事繁文無取汝  
兄弟不可以財物之事而生芥蒂無忘孝友

月初八日大  
病時所書

寄衡兒

吾大病後今已全愈但身體軟弱每日喫飯只能一盃略加豬肉鮮者尚不能喫此時人獲遼東者固皆假矣而高麗亦復不真人情僞薄如此吾故不敢服藥而專服燕窩燕窩易認人獲難認也今雉兒母及九奶奶皆病瘥皆服馬亦軒之藥有效不可不謂今時之高手矣其人不受人銀幣之謝汝但作書謝之寄以食物可也吾尚不能出門恐十月不能歸去更待明春曠矣汝前後寄銀皆至但稱多不足甘家一項十

月不可不還之也汝努力做官不可懈惰耽酒  
吾此後萬事不問消搖自適而已九月初六日

原跋

桐城姚姬傳先生今世之韓昌黎歐陽永叔也  
其詩文集及經說海內士大夫得之者以爲至  
寶汝驄己卯應京兆試試卷爲陳石士夫子所  
薦因謁夫子得讀先生集嘗自媿謏劣未能涉  
其涯涘也夫子復以先生尺牘見示謂汝驄曰  
此雖隨手簡牘而其中論學論文語開發學者  
神智視歸震川尺牘有過之無不及也學者苟  
能由是而有悟於學則不啻親炙先生之聲容

矣汝驄受而讀之日夕不能釋手遂請於夫子  
付諸剞劂俾得公于斯世之同好者刻既竣夫  
子命跋其後因敬述其原委以誌私淑之愆時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八月朔日也山右後學郭  
汝驄謹跋